

敦煌残卷《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反切考

丁治民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内容摘要:敦煌残卷《笺注本切韵》引《说文》反切共九条。通过对九条反切内部分析和外部比较,《说文》反切来源不仅有“述”,而且有“作”,注音时代应在《字林》之后、刘宋之前。

关键词:《笺注本切韵》;《说文》反切

中图分类号:H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4106(2011)01-0099-05

A phonetic symbols quoted from an rthesis of SHUOWEN: A fragment of annotated edition on Phonetic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DING Zhimin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umanities of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In Ge Zhu Ben Qie Yun, a fragment scroll discovered in Dunhuang, there are altogether nine cases of fanqie quoted from SHUOWEN. Through an internal analysis and an external comparison, it can be found that fanqie in SHUOWEN is composed of two types: Shu and Zuo.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ts publishing time must be earlier than the Liu Song dynasty and after Zi Lin be published.

Keywords: Annotated Edition on Phonetics; SHUOWEN; Fanqie

一 《说文》反切注音概述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15卷。许慎著《说文》时仅有“读若”等注音,如“皿,读若猛”,未有反切,反切为后人所加。目前,学术界能见到《说文》反切注音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完整系统《说

文》反切注音,该类又有两个:一是成书于五代的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一是成书于宋初的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系传》卷首云:“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臣徐锴传释,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臣朱翱反切。”因此,《说文解字系传》的反切当为朱翱所注;徐铉《进说文表》云:“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愐《唐韵》,

收稿日期:2009-07-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YY05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70410403)

作者简介:丁治民(1969—),男,江苏省东台市人,温州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语音史研究。

行之已久。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庶夫学者有所适从。”因此,徐铉《说文解字》的反切当来自唐代孙愐。另一类是零星的《说文》反切注音,该类又可分为二:一是唐写本《说文》,现仅存木部和口部,其中木部188字,有注音的164个^[1],口部仅存12字;一是南北朝和唐代佛典及传注类往往多称引《说文》音,主要有谢灵运《山居赋注》、颜之推《颜氏家训》、陆德明《经典释文》、司马贞《史记索隐》、玄应《一切经音义》、徐坚《初学记》、李善《文选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对后一种材料加以辑佚的是清代毕沅,其著为《说文旧音》,并且认为《说文旧音》即为《隋书·经籍志》所载的《说文音隐》,其后胡玉搢复又搜罗增益,作《说文旧音补注》三卷。

首次对毕沅《说文音隐》提出批评的是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云:

《说文解字音》毕沅《辑本序》:“唐以前传注家多称《说文解字音》,《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疑即是也。是编次在吕忱《字林》之上,则为吕忱以前人所作。”承仕按:魏晋南北朝小学家为许书作音者宜不止一人,群书所引“说文音”或称“许慎音”,亦不必出自一书也。寻《颜氏家训》引《说文音隐》一条,则其余不题书名者未必出自《音隐》矣。又《隋志》列《音隐》于《说文》之下、《字林》之上,以《音隐》与《说文》为列而次之,非谓作《音隐》者必先于吕忱也,毕说亦非。^[2]

对“说文旧音”真正有所发明的当推周祖谟先生,周先生指出:“乃知前人引说文之音实不尽同。盖释文与玄应《音义》所引为一系,李善文选注、《初学记》、《后汉书》注所引又为一系,前者多与字林音相近,后者多与顾氏原本《玉篇》音相合,此其截然不同者也。”^[3]其后蔡梦麒先生对《说文》字音作全面考察,著《说文解字字音注释研究》一书。

《说文》反切注音始于何时,周祖谟先生认为“盖自刘宋始。考谢灵运《山居赋》注曾称引《说文字林》音……是刘宋时说文已有注音矣。”^[3]

二 《笺注本切韵》引《说文》反切辑佚

目前能见到的《说文》反切音注当不出上述范围,而我们在《笺注本切韵》中又发现了九条。《笺注本切韵》现存三个残卷,分别为:S.2071、S.2055

和P.3693。周祖谟先生指出:“(三个残卷)共同点是以陆法言书为底本,而文字和训释有增加,注文中兼有案语,大抵都是依据许慎《说文解字》笺注形体异同,或增广义训。三种写本性质相同,所以归为一类。”^[4]S.2055卷首存陆法言和长孙讷言序,长孙序后题署为:“笺云于时岁次丑大唐仪凤二年也。”“仪凤二年”为公元677年。《笺注本切韵》当成书于公元677年。三个残卷虽非《笺注本切韵》的原卷,但为《笺注本切韵》的传写本当无异议。因此,三个残卷所引《说文》也应为同一个写本。《笺注本切韵》依据《说文》不仅笺注形体和增广义训,而且比对注音。《笺注本切韵》三个残卷引《说文》计428条^[5],其中注音仅有9条。这是前修时贤尚未关注的《说文》音切。现开列于下(附《唐五代韵书集存》所在页码及敦煌文书卷号):

1. 舌:食列反,二。揲:数,又尸列反;按文思颊反,阅持。(P145、S.2071)

2. 蒙:玉女草;《说文》从目,亡保反、莫红反,十一加二。(P161、S.2055)

3. 而:如之反,十二。隰:地名,又峻阪;《说文》作隰,筑墙声,音仍。(P165、S.2055)

4. 疽:七鱼反,十一。苴:履中藉草;按《说文》子与反。(P167、S.2055)

5. 免:黜,亡辨反,七。冕:《说文》曰,亡报反。(P193、P.3693)

6. 杳:乌皎反,六,《说文》冥也,从日在木。窅:深目,《说文》一包反。(P193、P.3693)

7. 巧:苦绞反,又巧伪反、苦教反,一;《说文》从丂,枯老反。(P194、P.3693)

8. 幸:宠,胡耿反,二;《说文》吉,古晃反。(P196、P.3693)

9. 险:险阻,虚检反,四。狻:狻猊;《说文》又力险反。(P199、P.3693)

三 《笺注本切韵》引《说文》反切的分析比较

《笺注本切韵》成书于公元677年,因此,《笺注本切韵》所引带有反切注音的《说文》应早于677

^① 《笺注本切韵》,我们是依据周祖谟先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的摹录本,中华书局,1983年。

年。周祖谟先生指出：“唐本《说文》木部口部之音，为唐以前人所作，或即取自《字林》；李阳冰本之反切与唐本《说文》木部口部为同类，即大历间《说文》传本之旧，非李氏所加。”^{[3]759}唐代《说文》注音仅上述两种，那么，《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反切注音应为唐以前之所作，但考察其音非完全取自《字林》，因为九条中有两条与《字林》不同，一条为《经典释文》所引《字林》音，一条为《经典释文》所引《说文》音，《经典释文》所引《说文》音亦出自《字林》^{[3]747}。现列表于下：

字	经典释文	笺注本
隄	毛诗音义下：隄隄，耳升反，又如之反，众也，说文云筑墙声也，音而。	而，如之反，十二……隄地名，又峻阪；说文作隄，筑墙声，音仍……
殄	尔雅音义下：殄，力险反，字林力剑反，吕力冉反，郭九点、沈俭二反。毛诗音义上：殄，力险反，长喙田小犬也，说文音力剑反。	险 险阻，虚检反，四 殄 殄犹；说文又力险反……

《经典释文》音“而”，而“笺注本”音“仍”，“而”即“如之反”、“仍”即“耳升反”，虽然音同，但两种《说文》音不同；“殄”，《说文》有二音：“力剑反”和“力险反”，而《字林》仅有一音，即“力剑反”。而“殄”，《广韵》上声“琰”韵确有二音：虚检切和良冉二切。“良冉切”和“力险反”二音同，《说文》音“力险反”不误。可以说《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与《字林》相比，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如果《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与《经典释文》所引《说文》反切注音系同一来源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明《说文》音切不仅有“述”，而且有“作”。因为，《字林》是以《说文》为基础而增补，《字林》收字要多于《说文》，如果《说文》反切直录《字林》的话，那么，不论《说文》是否收录某字，《经典释文》就没有必要再引《说文》，仅需引《字林》，而事实上不是如此。这可以说明二点：一是《经典释文》所引《说文》反切不完全等同于《字林》，周祖谟先生也指出二者关系相近；二是《说文》反切注音当晚于《字林》。

吕忱，史书无传。其生卒年虽不详，然据史料，吕忱生活时代当在魏晋两朝^[6]。《魏书·江式传》：“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义阳王司马望受封于泰始元年(265)，而其卒于泰始七年(271)，但其主要活动是在西晋。《隋书·经籍

志》：“《字林》七卷，晋弦令吕忱撰。”

《说文》反切注音虽晚于《字林》，但作于何时，文献未有明确记载，周祖谟先生认为始于刘宋，但从《笺注本切韵》残卷所存的几条例外反切所透露信息来看，这一时间也许还可以前移。

1. 一、二等混切

巧，《说文》从丂，枯老反；幸，《说文》吉，古晃反。

字	说文	音韵地位	广韵	音韵地位
巧	枯老反	溪纽、皓韵、一等、上声	苦绞切	溪纽、巧韵、二等、上声
幸	古晃反	见纽、荡韵、一等、上声	胡耿切	匣纽、耿韵、二等、上声

“巧”、“幸”，《说文》音与《广韵》不同主要表现在等上，《说文》是一、二等混切，即以一等字作二等字反切下字。在汉语语音史中，一二等字混切主要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梁以前。周祖谟先生指出：“齐梁以下韵部的分类跟刘宋时期有很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是二等韵独立成一部，如江韵、山韵、删韵、皆韵、佳韵、麻韵、肴韵、觉韵、黠韵等者是。属于《切韵》中的二等韵，只有庚韵、耕韵、臻韵、夬韵、咸韵、衔韵这几韵没有独立。”^[7]这说明在齐梁之前同部一二等是不分的，一二等的主元音相同。蒋希文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二等韵脱离了一等韵独立是汉语语音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二等韵分立，说明了刘宋以后二等韵介音‘r’完全消失了。上古音的框架已经彻底瓦解。一、二等韵元音开始分化。进入了以元音洪细分等的中古音格局。”在徐邈音切中，一般是用同等字作切下字，但也有少数例外，其中一、二等混切总计11例，一等字切二等字仅4例^[8]。徐邈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卒于隆安元年(公元397)。刘昌宗音切一二等混切仅有四例^[9]。刘昌宗，史书无传，生卒年虽不详，但为东晋人当无异议，《经典释文·序录》列刘昌宗于李轨、徐邈之间。

在齐梁时期，庚、耕二等韵虽未独立，但庚、耕、清、青四韵混用不分，这一点是与刘宋时期相同，

蔡鸿先生见告：在魏晋河洛音注中，一、二等混切的情况较为常见。

没有太大变化。“幸”上古属耕部,中古属耕韵,与上古的阳部没有关联,与中古的阳唐韵也无瓜葛。中古庚韵部分上古属于阳部,这一特点到晋代还有保留,“幸”如能与阳部发生联系,只能是在晋代,周祖谟先生指出:“晋代还有少数作家,如傅玄、张华、陆云、左思等入间或把庚部的‘明京庆衡横兄羹景’一类字和阳部字相押,这种现象跟东汉时期相似。这说明‘明京兄’等字的韵母读音跟阳部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到了宋代,除颜延之把‘衡’字和阳部相押韵以外,再也看不到这种现象了。”^{[7]329} 晋代,“明京”等中古庚韵字的韵母读音跟阳部是比较接近的,但这些字主要是与中古庚、耕、清、青相押,与中古庚、耕、清、青韵母读音应是相同的,是否可以说庚、耕、清、青即庚部的韵母读音与阳部是比较接近的,那么用“晃”作“幸”的切下字也就有了可能。

2. 见、匣母互注

例字见“一”中的“幸”字。

中古见母为清塞舌根音,而匣母为浊擦喉音^[10],二者关系比较远。但上古匣母与牙音关系密切,可以与见、溪、群母谐声^[11],李方桂先生把其拟为舌根浊塞音g^[12]。汉代就有匣母字对译梵文g的现象:恒河(anga、阿含agama等。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中,中古匣母既可对梵文的浊音g,也可对清音,如“含”,对音为gam、am。俞敏先生指出:“这里(组)包括等韵家叫‘见、溪、群、疑’的四个辅音,再加上‘匣’的一部分。”^[13]匣母字还有一部分,如“还、和、梵”等,对音分别为“val、van、vam”,“这些字的开头音值毫无疑问是[-]”、“这里只有合口字”^{[13]15}。这说明在后汉三国时期,匣母合口已变为擦音,但开口仍为塞音。“见”母注“匣”母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匣母尚未完全变为擦音之前。至晋,匣母由塞音变为擦音的趋势比较明显,因为见、匣互为反切上字的现象已大为减少。《字林》145个牙音,仅有2例与匣母相混,其中见母1例^{[6]93},见、匣互注,刘昌宗5例^{[9]128},徐邈音切虽未见^{[8]29},但徐广有2例^[14]。徐广(352—425),字野民,徐邈弟。入宋六年后而卒,然眷怀旧朝,不愿出仕新职,当为晋人。刘宋时期,裴骊反切,牙、喉音均为自切,未见混切例;齐梁时代的邹诞生音切也是如此。在汉语语音史中,见、匣互注的当在刘宋之前,有反切佐证的主要在晋。

3. 以豪切侯例

蒙,亡保反。

“蒙”,《广韵》仅一读,莫红切,而《集韵》有二读:迷孚切与谟蓬切。徐邈音切中,“蒙”有阴声韵一读,亡钩反^{[8]220}。“亡钩反”与“迷孚切”音同。

字	说文	音韵地位	集韵	音韵地位
蒙	亡保反	明、皓、一等、上声	迷孚切	明、侯、一等、平声

“蒙”上古音属东部,其有阴声韵一读,当属侯部,这是阴阳对转,为有规律的音变。徐邈音切“亡钩反”当是这一音变现象的反映。《说文》“亡保反”,“保”,中古属“皓”韵,与中古的“侯”韵相比,两者关系比较远。但“保”,上古属幽部,与上古侯部虽属不同韵部,但二者的关系还是比较接近的。两汉时期,上古侯部又转入鱼部,与幽部的关系就更密切,特别是东汉时期,两部押韵、互为声训的现象就比较常见,如《易林·需之大壮》“牢侯”、《易林·乾之晋》“走道口”、《论衡·自纪篇》“道老后”、《释名》“柳聚”等^{[7]101,108}。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中,幽部的对音是u,如“首su”,而侯部的对音既有u,也有o,如“头dhu、do”^{[13]34}。这一情形直至三国时代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周祖谟先生指出:“鱼部包括鱼虞模三韵字,侯部包括尤侯幽三韵字,宵部包括豪肴宵萧四韵字,换言之,就是东汉鱼部的侯韵字分出与幽部的尤幽两韵合为一部,而幽部的豪肴宵萧四韵字又和宵部的豪肴宵萧四韵字合为一部,这样就跟《切韵》分韵的大类相同了。”^{[7]324}也就是说,至三国及以后,像“保”这类上古幽部部分字与上古宵部逐渐合流而与侯部分化越来越远。虽然如此,语音演变还是存在离散,因为该现象在两晋时期还是时有出现,只不过数量已大为减少。如刘昌宗音以豪切尤例:郊,先牢反^[9]。而徐邈、徐广两人音切中未见其踪影^{[8]14}。因此,《说文》“蒙,亡保反”应是侯、幽两部发展过程中交叉、

裴骊,裴松之之子,史书无传。据《宋书·裴松之传》、《隋书·经籍志》和《史记索隐·序》,其生卒年大致在东晋末至宋末。其反切主要保存于《史记索隐》,计120多条。

邹诞生,史书无传。《隋书·经籍志》称其为“梁轻车录事参军”、《史记索隐·序》称其为“南齐轻车录事”,因此,邹诞生当为齐梁时人。其反切散见于《史记索隐》,计100余条。

碰撞后的表现,这一音切反映的应是刘宋之前的语音特点。

除此之外,《广韵》反切上字有分组的趋势,一、二、四等为一类,三等为一类,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阙切韵》、陆德明《经典释文》标准音也是如此^{[15][16]},而《笺注本切韵》九例中有三例:即三等不仅限于为三等字作切上字,还可以为一、二、四等字作切上字。

字	说文	反切上、下字等	广韵	反切上、下字等
冃	亡报反	三等、一等	莫报切	一等、一等
窟	一包反	三等、二等	于交切	一等、二等

三等为一、二、四等作切上字,虽不能明确反切注音于何时,但为切上字不是以等作为切上字选字依据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也可以说明这些反切的注音时代应是比较早的,应在《字林》之后,刘宋之前。

致谢:本文承黄笑山、金理新、蔡梦麒三位先生赐正,特致谢悃。

参考文献:

[1] 蔡梦麒. 说文解字字音注释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7:7.
[2] 吴承仕. 经籍旧音序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67.

[3] 周祖谟. 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C]// 问学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4:736.
[4] 周祖谟. 唐五代韵书集存[M]. 北京:中华书局,1983:73.
[5] 陈平. 《笺注本切韵》引《说文》考[D]. 温州大学,2009:26.
[6] 简启贤. 字林音注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3:4.
[7] 罗常培,周祖谟.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7:350.
[8] 蒋希文. 徐邈音切研究[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185.
[9] 范新干.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M]. 武汉:崇文书局,2003:106.
[10] 潘悟云. 汉语历史音韵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5.
[11] 邵荣芬. 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C]// 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
[12]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8.
[13] 俞敏.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C]//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
[14] 黄坤尧. 徐广音系分析[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1:65.
[15] 李荣. 切韵音系[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83-87.
[16] 邵荣芬. 经典释文音系[M]. 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128-136.